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一百四十六上下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臣蔣繼勲

繹史卷一百四十六上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呂不韋相秦上

史記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

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

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然為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

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

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閒從容

言子楚質於趙者絶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

妾幸得充後宫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

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

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

名譽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絶好善舞者與

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

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

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吕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

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吕不韋為丞相封為文
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
戰國策濮陽人吕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歸而
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
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
餘食若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
於趙處於扇城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
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

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廏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寧於泰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

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内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

足以結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閒曰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

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史記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韓王衰經入弔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使蒙驁代韓韓獻成皐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攻魏

高都汲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年王齕攻上黨初置太原郡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　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吕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吕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吕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吕不韋

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漢書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呂氏春秋本生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

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為修之矣夫水之性清土者扫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扫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為君悖以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

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
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
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
焉遁焉性惡得不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
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
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
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
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

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惛此之謂全徳之人富貴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蹷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　重已

倕至巧也

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

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别也未始有别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壽長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此論不可不熟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絶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

生久視而曰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燀熱燀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鞔中大鞔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為宫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溼而已矣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

為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當染

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黄則黄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紗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敝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

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羊辛歧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僇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咎犯郄偃荊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王闔廬染於伍員文之儀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栁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黄藉秦髙疆吳王夫差染

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瑶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榩長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絶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凡為君非為君而因榮也非為君而因安也以為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所染

不當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
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非獨國
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
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
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禄以利人
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
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
隨而學焉無時乏絶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

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功名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

務其所以歸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不悲彊令之為
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缶醯黄蜹聚之有酸徒
水則必不可以貍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以茹魚去
蠅蠅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紂以去之之
道致之也罰雖重刑雖嚴何益大寒既至民煗是利大
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欲為
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
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欲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

行不興亂雖信令民猶無走民無走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絶望矣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惡之不可移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闗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而不能與之賢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盡數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辨

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溼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為飛揚集於走獸與為流行集於珠玉與為精朗集於樹木與為茂長集於聖人與為敻明精

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户樞不螻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為腫為風處耳則為挶為聾處目則為䁾為盲處鼻則為鼽為窒處腹則為張為府處足則為痿為蹷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食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

道無饑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於招何益於中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為其末也

論人

主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已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彊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已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

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舉錯以數取與遵理

不可惑也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何物之不應譬之若御者反諸已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為在人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三代之興王以罪為在已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殊賢不肖異皆巧言辨辭以自防禦此不肖王之所以亂也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

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内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圜道　天道圜地道方聖王

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圜道也月纏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圜道也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圜道也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雲氣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輟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小為大重為輕

圜道也黄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
刑蹇圜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虛甚久則
身斃故唯而聽唯止聽而視聽止以言說一一不欲留
留運為敗圜道也一也齊至貴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
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聖王法之以令其性
以定其正以出號令令出於主口官職受而行之日夜
不休宣通下究瀸於民心遂於四方還周復歸至于主
所圜道也令圜則可不可善不善無所壅矣無所壅者

主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為命也賢不肖安之危之所定也人之有形體四枝其能使之也為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主也者使非有者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為後不肯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

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審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此所以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患無由至矣

尊師

神農師悉諸黄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

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申巫吳王闔閭
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
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
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絶三代之所以
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
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
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
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

子張魯之鄙家也顔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觀驩愉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辯說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

慙必反其本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為務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務種樹織葩屨結罝網梱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如山林入川澤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煗臨飲食必蠲潔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

賢主弗内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為天下正矣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用衆善學

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為辯議而苟可為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

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為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

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王辭言不説而境内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

大樂

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

陰陽萌芽始震凝凍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下太平萬物安寧皆化其上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

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人不得興焉不可變不可易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懽欣而說也懽欣生於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彊為之謂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

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黠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侈樂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劒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亂世之

樂與此同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揺蕩生則可矣以此為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衆為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

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王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温勞逸飢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生也者其身固靜感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浮亂之心淫佚姦詐

之事矣故彊者刼弱衆者暴寡勇者陵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適音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不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芬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口鼻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夫樂之有適心非有適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

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弗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

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大饗之禮上玄尊

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　明理　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亂國之主未嘗知樂者是常主也夫有天賞得為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此之謂大悲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寒暑

則不當陰陽失次四時易節人民淫爍不固禽獸胎消不殖草木痺小不滋五穀敗不成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旍有其狀若衆馬以鬬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黄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旍其

日有鬬蝕有倍僪有暈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衆日竝出有晝盲有霄見其月有薄蝕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竝出有二月竝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欃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鬬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則黄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陴有菟生雉雉亦生鴳有螟集其國其音匈

匈國有游虵西東馬牛乃言犬彘乃連有狼入於國有
人自天降市有舞鴞國有行飛馬有生角雄雞五足有
豕生而彌雞卵多假有社遷處有豕生狗國有此物其
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其殘亡死喪殄
絶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
數盡荊越之竹猶不能書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
短頡𧦝百疾民多疾癘道多褓繈盲禿傴尪萬怪皆生
故亂世之主烏聞至樂不聞至樂其樂不樂

蕩兵

古聖

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争矣遞興廢勝者用事又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

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鬬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互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

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甞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鬬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彊談雖辯文學雖博猶不見

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是時秦方阻兵故言之者津津而文極醒快禁塞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凡救守者太上以說其次以兵以說則承從多羣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卧則夢

之自今單唇乾肺費神傷魂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下稱五霸名士之謀以信其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行說語衆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則必反之兵矣反之於兵則必鬬爭之情必且殺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先王之法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

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
守不可取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
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
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瑶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
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
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為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
智伯瑶知必國為丘墟身為刑戮吾未知其為不善無
道侵奪之至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

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為不善之至於此也此七君者大為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為萬數壯佼老幼胎殰之死者大實平原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為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為京丘若山陵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故世之

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救守之説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益疑矣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

懷寵　凡君子之説也非苟辯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説必當義然後議故説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埶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

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据傲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謷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徵斂無期求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讐也不當為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讐而順天之道也

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讐者身死家戮不救有能以家
聽者禄之以家以里聽者禄之以里以鄉聽者禄之以
鄉以邑聽者禄之以邑以國聽者禄之以國故克其國
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
賢良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其長老而敬禮
之皆益其禄加其級論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庫之金
散倉廩之粟以鎮撫其衆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
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

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衆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論威

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已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

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不可搖蕩物莫之能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

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冥冥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兒起皃舉死殙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陵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聞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

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荆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已得矣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形性相離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獨手舉

劒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又況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決勝

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敵孤獨則上下虛民解落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內作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霣墜若鷙鳥之擊也搏攫則殪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

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鬬衆與不能鬬衆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軍大卒多而不能鬬衆不若其寡也夫衆之為福也大其為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為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鬬雖廝輿白徒方

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為已固因敵之謀以為已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已者不必在彼者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摶隱則勝闡矣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摶則勝離矣諸摶攫柢噬之

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

精通人或謂兔絲無根兔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羣陰之本

也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已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鄺研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

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嘆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

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節喪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

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貍扫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貍之險水泉之隰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貍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杙之大

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虵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

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
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
鱗施玩好貨寶鍾鼎壺濫轝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
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
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
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
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
載之以大輴羽旄旌旗如雲僂翣以督之珠玉以佩之

黼黻文章以飾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以軍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觀世則美矣侈矣以此為死則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為也

繹史卷一百四十六上